

1988 1-2



思州文苑

IZHOU WENYUAN

中共中央「南方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」

我国人口多

耕地少

吃饭始终

是第一位的

大事

己巳年春书

舒石民



森林过伐耕

地减少人口

粮涨是致

国农村的三大

患
中共中央南方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

一九八九年春

舒石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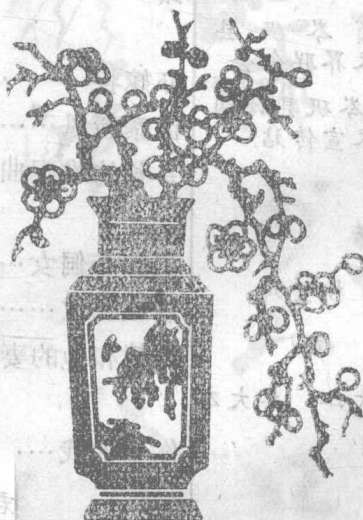


恩州文艺

(吓半半艺文) 陈云美

五登汗本

號 0101 - C 龍 宇 軒 撰



主 编 黄透松

副主编 王元洪 柳文坤 吴国权

编 委 黄透松 王元洪 柳文坤
杨胜坤 龙明光 舒开茂
邹学源 吴国权

学 文 告 社

(8b) 太阳射
(13) 太阳景
(22) 太阳
.....

(03) 五聲集錦子留部 春教候 天卦氣 文同

(F6) 五聲集錦子留部 文同

(00) 秘件 五聲集錦 子留部

(18) 人
.....
.....

湖南小
版紙・志井
京开針 一桂

卷

思 州 文 艺

一九八八年1—2期合刊

总第3期 (文艺半年刊)

计划生育文艺专辑

主 办

贵州省岑巩县
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贵州省岑巩县计划
生育技术宣传站

执行副主编 王元洪

责任编辑 王元洪 柳文坤
杨胜坤

专业技术顾问 杨大江 秦大本

刊名题字 黄济云

校 对 王元洪

本刊登记

黔刊字第D-0192号

小 说

- 夫妻拈阄……………王承功 (1)
一个死刑犯的独白……………文士申 (5)
太阳的童话……………朱 果 (8)
风雨寄情……………吴亚群 (12)
疑案,发生在光明乡……………杨宗和 (16)
蓝色的迷茫……………刘关强 (20)
妇女主任轶事……………杨乃文 (24)

散 文

- 父亲……………秦声楫 (28)
苗苗……………何生华 (31)
衣带渐宽终无悔……………谢玉和 (33)

报 告 文 学

- 一场特殊的战争……………肖 涤 (34)
侗家春……………晓 云 (38)

诗 歌

- 短歌集……………杨 坤 (40)
无标题大合唱……………景福令 (41)
分手(外一首)……………陈英华 (44)
阳光是不竭的话题……………杨胜松 (45)
爱……………陈开芝 (45)
路……………杨天梅 (45)

戏 剧

- 办嫁妆……………杨明忠 (46)
苗寨新风……………龙明光 (51)
乡长的难唱曲……………寒 辛 (55)

民 间 文 学

- 洞神与侗女……………卢振开 刘逢春 杨昌尤搜集整理 (60)
侗族民歌……………杨文华搜集整理 (61)
蛇精和他的妻子……………杨玉莲, 冉姆 (69)

小 幽 默

- 你不如我……………山 人 (71)

歌 曲

- 春风吹到土家寨……………龙明光词曲(封底)
幸福的独生子……………徐学文词曲 (71)
岑巩县(1979—1983)文艺作品目录…………… (72)

书 法 · 摄 影

- 封面 罗自君 封二 舒开茂 封三 杨槐

夫妻拈阄

王 承 功

县委工作队陈秘书刚一出门，转过背申煜就把刚才脸上那副笑容抹去，换上一副忧郁恐惧不快表情复杂的面孔。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，身子被弹颤了几下，双手反扣在后脑勺上，思想沉吟起来。

“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，是写上宪法和婚姻法的。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。实行一胎上环，二胎结扎，三胎又引又扎……我给你们算个帐，你们天康寨四十二人参加土改，那时人均田土两亩多，现在一百六十余人，人均土地不到半亩。人口翻番，耕地面积相对减少，如任其自然，不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，你们不要说提高生活水平，就是生存也会有困难……”陈秘书严肃的神情历历在目，扣人心弦的话语似惊雷从他心头隆隆滚过。

天康寨及申煜家乡镇干部没少来过。对计划生育他曾有过抵触。躲藏跑磨甚至还骂娘。而今陈秘书不但向自己反复宣传政策，还把道理透根透彻地说了，又算了细帐。算那帐他是意想不到的。是啊，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，他总算服了。道理套道理，他不禁想起了天康寨和他自己。

申煜未出世前，天康寨美丽富饶山明水秀，寨后青山蓊郁雀鸟噪林珍禽异兽出没；门前溪水潺潺鱼虾成群鹅鸭追逐嬉戏；人们男耕女织勤劳朴实丰衣足食。几十年变幻莫测的风云在天康寨刮来刮去，沧海桑田，也使天康寨衰老了。青山不青，象老人光秃秃

的头颅；绿水不绿水流萎缩干涸，倒象那蜿蜒曲折的公路。这里的人倒是枝繁叶茂，不顾一切地相互攀比相互竞争。天康寨象乳汁干涸的老妪，痛苦地呻吟着，叹息着。终于她再也忍受不了子孙们的暴虐，颤栗地发出一阵阵咆哮怒吼：我承受不了啦！你们会遭报应的。

那年农村实行土地责任承包制，天康寨人多地少，为此寨邻反目六亲不认大动干戈，数年后才化干戈为玉帛。申煜母子俩分了一亩地，还是他会精耕细作，生活还马马虎虎过得去。后来母亲驾返瑶池跨鹤西归，粮食才稍有富余。不久季花进了门，虽说人丁兴旺可家境又出现逆转。这季花不愧为申家功臣，第二年就生了个胖小子，不久又添了个小女儿，再不久又怀上了。要不是家贫交不起罚款，要不是工作队逼得紧，申煜决不会叫季花去刮宫上环的。从申煜主观愿望来说，是希望季花不吃老本要立新功。如政策上不实行制约，可以想象季花就会象瓜藤一样结了一个又一个，不给他申煜增加个排才怪哩。人口翻番，耕地减少，生活每况愈下。他常红着眼盯着别人的耕地出神。眼红归眼红他也不能昧着良心去争别人的饭碗呀。

穷则思变。这话颇有哲理。可又如何变呢？申煜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，政策给他指了出路。除种好那点地外，他也学着经起商来。申煜并不是愚笨的人，七搞八弄，经济

被他搞活了，生活有了转机日子逐渐宽裕。

有句老话叫做好了伤疤忘了痛，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过时，但用在申煜身上也不为过。这申煜一但富起来，渐渐地便昏昏然飘飘然起来，忘记了他是怎么才富起来的。他把计划生育政策甩在脑后，叫季花把肚子里那圈圈悄悄取掉，再建新功。季花害怕罚款，他瞪着眼财大气粗地说：“哎，不就一千元么，就是两千元又算什么？”医院他不敢叫去，病急乱投医，就胡乱找人来乱抠乱掏乱钩一气。殊不知圈圈没掏出，子宫倒钩伤了，幸好及时送医院抢救，才没出大事，要不然将季花小命都给丢了。事后，经医院照光检查，不锈钢环已经不在肚子里。医生重新给季花上上一个不说，还把他俩臭骂一顿，夫妇俩只好泪眼汪汪默默地领受吞下自己酿成的苦酒。从此季花的身体不如以前了。

上的环哪去了呢？季花深感怀疑。

一月前的一个上午，季花在灶边忙着。那不锈钢环不愿老老实实呆在那里服务，便顺着裤筒滚了出来，季花全然不知，忙着溪边洗菜去了。儿子宝宝肚子玩饿了，跑到灶房翻找吃的，看见地上有个亮银银的圈圈，觉得稀奇好玩，爱不释手，连东西也忘找吃，拿着圈儿跑出外面玩耍去了。

寨上申二公赶场回来，看见宝宝在玩一个亮晃晃的金属圈，觉得稀罕，便掏出几颗水果糖给宝宝，诓走了圈儿。申二公宝贝似地把圈儿拴在他那尺来长的烟杆上，“叭嗒”着烟杆到各家闹寨炫耀。系在烟杆上那白晃晃亮光光的圈儿惹得寨上妇女们掩着嘴“吃吃”地笑个不停，申二公更为得意。有个妇女调皮地跟他打趣：“二公，你烟杆上那圈儿亮银银的真好看，哪来的？”申二公一怔，怕别人说他哄骗娃娃，便瞞住诓哄宝宝的情节，慌说：“在百货商店买的。”他

心想那百货商店哪样没有？“多少钱？”

“不多，才一块。”二公表情装得挺认真。

“您还要吗？我卖个给您，只要您一半钱。”

申二公心里好笑：老子这个才几颗水果糖换的。五角钱我要你的？我拿有用处，我还有根长烟杆。你们女人家用这做什么？哼，莫要钱，送我差不多。

这一切季花哪知道，她还跟那帮妇女笑过申二公哩。

道理归道理，实际是实际。思想通了，不等于就全部解决问题，还得付诸行动，说起动手术，申煜心里挺害怕哩。

前不久，申煜赶场回来，途中碰到寨里的申老五，他见老五拱着背，双手护着胯间，走路象母鸭摆蛋，不，象打死的鳊蛇，样子很痛苦，便问老五是怎么回事。老五说是计划生育动了大手术。他问那手术咋动法。老五看了看申煜，苦笑笑挺神秘挺认真地说：“唉？快莫提罗。医生真缺德，不由分说一刀把那家伙连根割了。这下好了变成太监公公罗。现在男女真正平等谁也莫想欺侮谁啦。”申煜一听倒吸一口凉气心里怦然直跳好象就站在手术台前。他被老五的话吓唬住了。

计划生育他愿意叫动手术他可不干，不用说谁都明白把那家伙割掉那还叫什么男人。不动手术又说不过去咋办呢？

唉，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。申煜拍着脑袋傻笑。为什么我就一定要去呢？女人不也行吗？对，叫她去。

季花是个标准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，自那次季花取环住院后，申煜觉得对不住她，因而事事都体贴顺着她。他采取商量的口吻对她一说，谁知季花一反常态不但不肯，还呜呜地哭着数落他，叫他好一阵心酸难受。此事，他可铁了心，非她莫属。无论如何得叫她去。叫她去既不能骂又不能打，那会于

心不忍会把事情弄糟，倒霉的事最终仍会落在自己身上。于是他使尽全身解数说服诨哄晓以厉害，但季花不再是温顺的绵羊始终不卖他的帐，他黔驴技穷山穷水尽无计可施。

蓦地，申煜心里一亮，想起一个最原始最权威的妙办法——拈阄。好汉阉下死这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信条。天康寨不是用这办法解决过不少疑难问题吗？选队长拈阄、承包耕地拈阄、弟兄分家拈阄……拈阄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法宝。他想这事何不也用此妙法呢？

跟季花一说，她竟然也同意了。

申煜随意在废报纸上撕下两小块空白纸，当着季花的面写上“去”和“不去”，揉成两小颗纸团往地上一丢就叫季花拈。季花不假思索也不分辨随手拈起一颗。申煜叫展开，季花小心翼翼地抻开纸团，脸上突然现出笑容。申煜急了连说：“不算不算重来。”季花无奈只得同意拈第二次，并声明不许再耍赖皮。哪知季花头上吉星高照第二次仍拈着“不去”。申煜又要赖了：“事不过三，重来重来哪个再赖是狗。”申煜狡黠地笑笑撕下纸又写上两个阄子，他没叫季花看便迅速揉成两小颗往地上一丢就叫季花快拈。此次不知是季花运气不佳吗还是申煜捣鬼。她拈着“去”。申煜笑嘻嘻地说：“我说事不过三嘛，好，就这样定了。我去捉鸡你收拾收拾，明天一早就走。”他用脚把另一颗阄子搓烂了。季花哀怨地瞪了丈夫一眼长叹了口气。

翌晨，天空一碧如洗湛蓝湛蓝。几朵白云不知被什么撕扯着。变薄变淡最后不知飘到哪儿去了。东边山上一片橘红，太阳从那儿一跳一跳地升起，将她的光和热无私地献给大自然献给人类。申煜夫妇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。

不知是出于羞涩害怕，还是心里不快对

申煜不满，季花在山道上迟缓地走着，老是拖了一大截路。害得申煜不时地招呼她等待她。申煜则与季花截然不同，他面焕红光步履轻盈还不时哈哈地跟人们打招呼。他走出家门走出天康寨后还特地绕道去村长家，那意思很明白：你看我申煜，思想不错吧，不但走党指出的勤劳致富道路，也积极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。他走着笑着想着村长鼓励夸赞他的话萦绕耳际，他神魂荡漾心里象灌了蜜，走路都乐颠颠似孩子般天真可爱。气得季花在后面直用眼鼓他。

来医院动手术的人不少，有男有女。由于害怕一个个阴着脸心情沉重忐忑不安，不象申煜那样轻松愉快说说笑笑无忧无虑。

“哟！陈秘书您也在这里呀，是送他们来？”申煜一眼看见陈秘书连忙上前搭讪。他言下之意是：这些人还要您陈秘书送来多不自觉，您看我怎样？

“嗨，申煜你也来动手术？”陈秘书接过申煜递来的香烟，狐疑地打量着眼前人。

申煜的头难剃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乡镇干部都把他无法。这个比泥鳅还滑的农民兼商人的申煜今天是怎么啦，难道太阳真的从西边出了？

“嘿嘿，不是我。”申煜用嘴朝手术室示意，“是她，我老婆。她思想不大通，我做了不少工作哩。”

他讨好的朝陈秘书笑笑。

不管是谁来了就好，陈秘书意味深长地拍拍申煜的肩膀：“好嘛。你得好好服侍人家哟。”

“那当然。你看，我鸡都捉来了。”

“好呀，你对我们工作大力支持，得谢谢你呀。”

“不不，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，实行计划生育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，这是应该的

嘛。”

“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。想不到你思想进步这么快。”

“人的脑袋总不能老象木头疙瘩。历史在前进，社会在发展，人的思想也在不断进步嘛。在党的培养下，我也读过几年书，认得几个字。多少也懂得点道理，干部们对我又反复宣传计划生育政策，我又不是不进油盐的团茄子。陈秘书，你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哟。”申煜见陈秘书表扬他，心里得意便不知天高地厚地夸夸其谈起来。

“喂，陈秘书，请过来一下。”一个女医生匆匆走出手术室喊道。

陈秘书转身走近医生。

“经检查，那个叫季花的妇女身体不好，不能动手术，他看咋办？”

“不能动就不要勉强，出了问题不好办。叫他男人动吧。”陈秘书果断地决定。

“她男人？”女医生惊愕地打量着陈秘书，随后摇头笑笑，“他肯吗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陈秘书很有把握地说。

“没问题？才是有问题哩。”女医生狐疑地看了陈秘书一眼，便将刚才季花告诉她的话一古脑儿倒给他。

陈秘书听后，颇费踌躇。皱着眉沉吟半晌，终于展开了眉头。

陈秘书把申煜叫到医生面前。

“你女人身体不好，不能动手术，你看咋办？”女医生对申煜说。

“不能动就算了。”申煜回答很砍切。

旋即回身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对陈说，“陈秘书，您是听到的，不是我们不肯动，医生说不行呀。嘿嘿，这我也没办法。”

陈秘书莞尔一笑：“有的是办法。你爱人不能动手术，那只有你罗。”

“我？！”申煜大吃一惊。

“嗯，就是你。”陈秘书招招手，“你过来，我跟你说句话。”

“从你刚才说的话看，计划生育政策你懂了理解了，思想也蛮通。也很支持。据我了解你主要是怕动手术。”陈秘书笑笑，

“其实，手术不是老五讲的那么回事，他跟你开玩笑吓唬吓唬你，你不信？好，我也是动了结扎手术的。我俩去厕所让你看看。”

申煜惊疑地望着陈秘书，陈秘书神色认真严肃不象开玩笑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那还有假？而且手术不痛，只象蚂蚁咬一下。”

“好吧，我去。”

“去厕所？”

“算了算了，去那儿。”申煜指指手术室。

申煜在手术室门口，正好碰见季花出来，便跟她打趣说：“那鸡该我吃罗。你得好好服侍我坐月哟。”

季花粲然一笑，随即娇嗔地瞪了他一眼：“就你这鬼打的嘴馋。”



一个死刑犯的独白

文 士 申

一

我接到判决书，顿觉天旋地转，头昏目眩，象被谁瞬间抽了筋、剔了骨似地，瘫软如泥……苍天啦苍天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”么？

“香菊……香菊……来……来给我口水……水喝……”是哪个喊我哟？啊？是您老人家呀，咋啦，七八天水米没沾牙，浑身都浮肿呀……哪样……你要去了？！那你可别怪儿媳不孝啊，哪个叫你老糊涂老混蛋了！鬼迷心窍，非把我往死路上逼？现在你晓得了明白了清楚了后悔了，但是晚罗。明天，明天我就要上法场罗，你要死？我也要挨枪子儿喽……”

“妈妈……我饿……我要吃饭……”

“妈妈……我冷……冷得很……你看落雪了……我还穿这破衣烂鞋……”

招弟、来弟，我的乖满女，妈没法罗，明天，明天妈就要挨枪子儿……要去罗……你们找舅舅去吧，舅舅是个好舅舅，他……他会照顾你们的。只是舅妈抠，心眼小，你们……你们千万莫招惹她……你们莫恨妈，妈妈的心都要碎了……

二

我和王兵是高中同学。他学习一般，可是很有钱。那次去镇远春游，他为我们班上的女同学照了很多彩照。当然是无偿服务。

他的照象技术还过得去，所有的女同学得到洗出的照片都满意呢。特别是我在中元洞口照的那张更是妙极了，同学汪梅说简直是仙女下凡，西施转世。汪梅就爱款天吹牛夸大其词，实际上哪象她讲的那样？不过，那张照片连我自己也喜欢。啥，感觉良好？对，是那么回事。蓝天白云、小桥流水，秀发飘飘、容光艳艳，美目流盼……信不信由你，反正那张照片是我对他产生好感的媒介物。

高中毕业，我俩都没考上。怪只怪我自己，陷进爱的深潭而不能自拔。

后来？后来我就成了王兵家老爹的儿媳妇。结婚那年，我们夫妇形影相随，恩恩爱爱，相敬如宾。哪晓得生了第一个女儿后，他就变了，对我无情无义了。月子里，他不但不服侍我，反而动不动就发火骂我。受了气，我还得自己动手煮饭、炒菜、洗尿片……王兵的老爹老妈也是成天冷着个脸，没个好颜色。后来，王兵给女儿起名叫招弟，我才晓得他一家老小对我不好的真正原因。王兵是独崽……

可恨的是王兵，我还没满四十天，他就爬到我身上来干那种事儿。我不干，他竟然把我按住往死里打。

招弟还不到一岁，来弟就又降生了。生下来那天，王兵一看又是个姑娘，没达目的，揪住我就是一耳光。还骂我枉自生得漂亮，连个崽都屙不出。临了，还要拎着婴儿往尿桶里灌……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操起扁条就揍了他一下，我督他说你敢把女儿往桶里

灌，老娘就用扁担打破你脑袋，还去政府告你个狗日的王八蛋。王兵当时被我震慑住了，没敢溺死女儿。

三

做女人难，做没生儿子的女人更难。生了两个姑娘后，王兵一家更是冷若冰霜，常常恶言恶语地骂我。人敬我一尺，我敬人一丈。你要对我不好，老娘也一礼还一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。满了四十天，我跑到乡医院上了节育环。老娘也是不好惹的。女人不是生育机器，干嘛要没完没了的生？糟蹋自己的身体？

这下子，王兵一家不得了啦，不准我吃饭，不准我进屋，不准我喂孩子的奶……好，老娘就走，离了你王家，咱就活不下去？

我回到家才两天，王兵就抱着来弟，厚着脸到我来了。他对我说他知错了，崽也是人女也是人，只要有出息都一样。看在两个女儿的面上，和他回家去。听了王兵的话加上我妈的劝告，再加上看到来弟饿得直哭的可怜样，就随王兵回去了。

回到家里，王兵和颜悦色对我说，他听了乡计生专干的说服教育，很受启发很受感动。咱们敬爱的周总理也不是没儿没女吗？可他老人家就想得通想得远，我们有了两个女儿还有什么想不通的？所以，他也做了结扎术。说完，他果真拿出一张手术条子给我看。当时我很激动，想到丈夫这么开通，这么体贴人，就是打着灯笼也难找。等二天，我就找人把节育环取了。为哪样取？嘿！这还不清楚，他做了结扎术，我还上个节育环干啥？

哪晓得王兵这龟儿子王八蛋狗东西玩弄手腕，欺骗老娘！

四

取环还不到半年，我就发觉不对头，例

假没来，喜酸厌食了。我把这个变化讲给王兵听，王兵不但没感到意外，反倒笑了。他说他根本没动过什么手术，那条儿是哥们给开的，目的是为了糊弄我。这下可好了，你一定会生个崽，生个胖胖的崽，他讲得眉花色舞，得意忘形，我却感到气冲头顶，凉意透心！

分娩那天，王兵大气不出，守在我床边一点不动，眼睁睁地盯着我下身。

生了，生了，终于生了个儿子。王兵好不高兴哟。他不顾孩子脏兮兮的，把自己的脸贴在孩子的脸上亲个没完。王兵的妈听说生了个孙子，三步并作两步跑进屋来，抱起只裹两层片的孩子就跑，说要抱去见孩子的公公。

我也沉浸在幸福满足的欢乐气氛里。

可是，乐极生悲。不知是王兵的爹妈光顾高兴，忘记照顾孩子忘记给孩子包片了，还是孩子本身就有病。当天晚上，孩子不哭不叫不吃奶，脸烧得红红的，出气急促。

第二天，孩子就夭折了。

全家人都哭得死去活来。仿佛孩子走了把王家的幸福欢乐也带走了似的。

第三天，王兵发病了。他一把把我从床上摔下地来，然后揪住我头发逼问我，到底是和谁睡的觉才生下那个短命崽。我又气又急又怕，回答他说，和谁睡觉儿子是谁的你不清楚么？没心没肺没肝的王兵，竟然矢口否认，说他已做了结扎术，没有使我怀孕的能力。

王兵烂女人破鞋骚货地乱骂我，还当场逼我往事先写好的离婚书上签字！

王兵，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。还有人味人气么？

要离婚好办，咱香菊不恋你家金也不恋你家银，只要讲得好，咱走就是。干嘛要玩

这一手？

为啥要红口白牙凭白无故的说我偷人养汉？我在你家做牛做马忍气吞声地过日子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我和哪个男人多说一句话多做一点事过？你以前说我只会生女不会生崽，这次给你生了崽，你自己爹妈光只顾高兴，只顾抱起孩子这窜那窜，不晓得嫩娃儿伤不得风。孩子死也是死在你一家人手里啊……

可恶的王兵爹，对儿子的恶行不但不制止，反而火上加油，怂恿他儿子道：

“老子王家还没出个丢八辈子丑的事。找野老公生野崽的婆娘……”

王兵听了他爹的话，更加得势，更加红眼了。他使出了丧尽天良的手段，一把将我的衣裤撕烂，逼着我赤胸裸体地去游寨。

女人就不是人么？我香菊就不是爹妈生的，就没脸没皮么？呸！你狗日的王兵既然不仁，就莫怪我香菊不义了！

我气昏了头，顺手抓过门后的扁条就朝王兵打去。第一下，他倏地一跳，没打着，倒把桌上的温瓶打了个粉碎。没容王兵反应过来，我追上去又打王兵。第二下，王兵见我的扁条打去，忙偏头一闪。不料他的脚正好套在面前的一张矮凳子，身体把握不住，“砰”地下一倒在地上。这时我的扁条再次朝他打去，哪知王兵不躲也不闪不跳了。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我的扁条正好打在王兵的头上。

王兵就这样被我打死了。

五

不该发生的惨剧发生了。

我入狱不久，王兵的母亲因思子心切，又加上整天整日不吃不喝，所以发了疯。不管是雨天还是雪天，都光着脚丫，穿着不能遮体不能御寒的烂衣烂裤，游村逛寨，声声呼喊“还我儿子，还我儿子！”

王兵的爹见儿子惨死，媳妇入狱，妻子发疯，五内俱焚，万念皆空。此时他才醒悟到是自己的荒唐愚昧害了儿子毁了家庭。要是不重男轻女不受“传宗接代”封建思想的毒害，这个家怎么会毁灭会人亡家破？！

一个月后，王兵的妈失足跌进了乌龙河淹死了。

的确是“福无双降，祸不单行。”王兵妈尸骨未寒，他爹又患了肺癌……

我也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，到上帝那儿去了。我一点不后悔也不感到有一丝遗憾。王兵虽然是被我打死的，但那是他自己罪有应得。谁叫他鬼迷心窍，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呢？如果他不往死路上逼我，不伤老娘的心，我也不会打死他。

临死前，我只想告诫那些还在着魔的父母，不要轻视鄙薄女儿，更不要遗弃或溺死女婴。女婴女儿女人都是人，是人就有人的人生存权利。谁也无权剥夺无辜的女人生存的权利，人不要作恶，人们常讲的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”并不会是虚假的也不会是唯心的。因果报应实际上也有其合理的成份。

假若都不要女孩，只要男孩，那么这个世界整个人类会怎样？

别了，我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们，希望你们堂堂正正有滋有味地生活下去，莫象王兵和王兵的爹那样，重男轻女，利令智昏……

太阳的童话

朱 果 (侗族)

晶晶是那个秋晨遗落的，那个秋晨有雾有露草有花香，那个秋晨无风无翠鸟无小狗。当然这些有无晶晶不知道，晶晶不知道而声声悸动的啼哭。晶晶的啼哭压碎了露草，压碎了花香；晶晶的啼哭悸断了雾霭，悸暗了从磨菇岭棘藜的山旮旯里蹦出的小狗，而至悸动了粘有几丝鬓霜气的秋娘。晶晶啼哭过后，很快睡熟在秋娘的襁褓。秋娘竟欣喜得忘唤了那只小狗旋般风飘进了棘藜掩映的木屋。

晶晶的降临，秋娘渐渐不觉日月的寡寂了。

晶晶是木屋的太阳，每天被秋娘的笑泡着。

那一汤匙雪乳，那一汤匙润甜的甘泉，哺育过了晶晶一汤匙的季节。这，晶晶还不知道，不知道而乱乱地抓扯秋娘的秋衣。秋娘的秋衣映得晶晶脑坨坨红灼得似雨片粉嫩的秋霞。秋娘举着他晃摇，象晃摇颗星斗，晃摇晶晶那可笑的。

秋娘的笑若岩泉飞洒，晶晶的笑似太阳下的水花，无香，但也香。

晶晶被秋娘传递了。悠悠地，晶晶被秋娘递给了红梅，红梅将晶晶递给银杏，银杏将他递给桃香，桃香将他递给紫榴，紫榴又将他递给河莲。秋娘抱着晶晶乐悠悠，乐悠在磨菇岭，乐悠在春坡，乐悠在龙河畔……一日，秋娘抱着晶晶乐悠悠地遇到了樵夫紫哥，紫哥还是那身土衣土布，胡茬若磨菇岭上的棘藜，乱楂楂的。唉，秋娘见了紫哥乐悠不起了。可紫哥硬拉着她钻进了木屋。那木屋里家什很乱，分明紫哥还是一个人。然而，秋娘却偎倚着紫哥柔柔地哭了……晶晶睁着大眼睛梦一般望着他们。过后，秋娘把晶晶递给紫哥。紫哥接过晶晶怔了怔走出了木屋。许是山野木屋隔人不隔音罢，木屋外来了很多人，他们都围着秋娘和晶晶看稀奇，却没有一个人唱啥歌。紫哥见如此冷落火了，他把晶晶递给花虎，花虎又把晶晶递给山豹，山豹又将晶晶递给岩蛟，岩蛟把他递给青龙，青龙将晶晶又递给了秋娘……哟！秋娘抱着晶晶哭了，晶晶也哇地哭了。

不知啥时，那红梅银杏桃香紫榴等人也赶来站在人群外笑，只有河莲借故躲在不远的大青松下悄悄哭，不知有人知不知道。

一时间，那花虎山豹岩蛟青龙亦哄然地笑了。笑声过后，转瞬却不见了紫哥。

紫哥为何跑了呢？人们嘁嘁议论着。

四

晶晶是股微微风了，秋娘逢人便这样说。

三

晶晶是朵秋霞，秋娘逢人便这样说。于是，晶晶是朵秋霞的丽话传开了。悠悠地，

那是那一天，磨菇岭整个地橙橙红红的。秋娘喜浪浪放脱了晶晶。待秋娘刚从山弯挑得两桶山泉回来，晶晶却不知去向了。

唉！晶晶一晶晶一

秋娘在木屋边向着对面的山雀呼唤。那只小狗亦担忧得汪汪汪地山野丛林中乱窜。

忽然间，晶晶出现在山崖边。一阵闪电，天起雷了。只见晶晶绕过丛林，滑下山径，径直朝木屋跑来。哗哗的雨帘中，晶晶浑身泥渍，样子怪叫人心疼的。可是，秋娘眼里却晃着无数颗太阳针。

一伙披蓑戴笠的人从雨中跑来，晶晶认得他们，那伙人围住晶晶哈哈取乐。

“晶晶样子象紫哥，晶晶样子真象紫哥！”

“象你妈的个熊！”唉！紫哥也浑身稀泥，此刻他发怒了，揪住人便打。

那伙遭打的人是花虎山豹岩蛟青龙，他们不敢泄怒于紫哥，紫哥手里有砍刀。他们只得恼羞地各自拉着红梅银杏桃香紫榴跑了。紫哥也悻悻钻进了雨雾。只剩河莲一人未走。

一个炸雷猛然从头顶劈过，磨菇岭一阵颤栗，晶晶吓得猛扑进河莲的怀抱。晶晶颤寒地贴着河莲的胸脯，他喁喁着。晶晶抓扒河莲草绿衫底高高的那个，河莲福福地搂住晶晶，禁不住解开那草绿衫，任其晶晶挤捏那个……

“哟哟，黄花女竟也挤出黏黏的奶汁，真稀奇哟！”秋娘在一旁怔怔地盯着河莲。河莲两腮泛着霓霞，无声地解脱晶晶，把他交给了秋娘，却自个敞开那草绿衫衣襟放腿钻进了雨雾中。

晶晶哭了。

不知河莲哭不哭。

五

打那以后，一晃便过了三年。这期间，河莲再没来磨菇岭一次。

这一年的这一春，秋娘穿上新衣带着晶晶和小狗，锁死了老木屋。而后往紫紫姹姹的春坡爬去。上了春坡，晶晶看见，春坡开着春阳寨，春阳寨里开着串串金喇叭。秋娘拉着晶晶闯进了春阳寨。在那咿哩哩咿哩哩儿的喇叭声中，只见红梅银杏桃香紫榴火鹃穿红戴花羞遮着脸钻进了各自的花花轿。秋娘本想引晶晶去她们家喝上几盅喜喜酒，寒叙几句情情话，可现在一切便晚了。她只好背着晶晶站在嗡嗡嚷嚷的人群中，目送那一乘一乘花轿远去，心底猛漾起一股酸涩……秋娘早已知道，她们各自嫁给了花虎山豹岩蛟青龙紫哥他们。秋娘跺足捶胸咧骂那黄刺藤样的紫哥。尽管那个火鹃是新寡，紫哥也不是人。

那么河莲呢，秋娘和晶晶未见到穿草绿衫的河莲。

秋娘拉着晶晶引着小狗站在春坡上，秋娘失望地怨艾晶晶苦了河莲。晶晶不知道他为啥苦了河莲。秋娘站在春坡上呼唤河莲，晶晶也跟着呼唤……许久，终于从春坡麓传来阵歌音，秋娘听得真切那是河莲的脆嗓门：

亮亮的梦哟，

甜甜的梦哟，

醒在草草刺刺的花篮中哟，

月船摇哟，

星姐送哟，

太阳妈妈迎进官罗。

跳一阵风哟，

笑一阵风哟，

化着花下的绿，

化着叶上的红罗！

随着歌音传来的方向，秋娘拉着晶晶引着小狗往春坡麓水绿森森的龙河畔奔去。

六

晶晶挨着秋娘站在龙河边。

晶晶看见，龙河里开着粼粼春阳。晶晶还看见，一只大篷船从绿水湾里撑来，那大篷船上的点篙人便是河莲。晶晶看见，那大篷船舱里什么也没有，却仿佛有大伙人在唱歌，似乎有人正在齐唱刚才河莲传到春坡上去的那串歌。

大篷船里哪来那歌呢，晶晶看得直楞眼。

大篷船一靠岸，河莲便从船上飞身下来，飞向秋娘。未等秋娘抱住她，她便扑通一声齐腿跪在秋娘脚畔，悲泣得泪雨涟涟。哭啥呢哭啥？秋娘并非那般莫名其妙地傻眼，而是十分疼爱地抚摸着河莲那油亮般的头发俯身附着她耳静静说道：“知道么，紫哥是我丈夫。十八岁我和他结了婚，十年中我未给他生下一个男女，他骂我是公婆娘。后来我一气便与他离了婚，至今我守寡二十年，可我硬是未让一个男人粘过我的身。而今我成了个老婆子了，孤寡一人，何尝不想一个崽女陪伴。可一想又怎能呢？只好找一只小狗打伴。那小狗真乖……秋娘说到此，声音打了哽。她噢噢唤了几声小狗，小狗在不远的河畔打滚，便也不唤了。秋娘又接着说：“那小狗虽然只有那么点大，可真灵，整天在磨菇岭丛林中窜，是它为我找到那晶晶的。那晶晶也真快，转瞬便那样大了。知道么，晶晶是天赐的恩物，我真有天福。嘻！秋娘絮絮叨叨的，一点也未感觉到河莲已哭得象个泪人。直至秋娘突然神秘地问河莲，“那年，晶晶摸捏你草绿衫底下的那个，那时你是黄花女呀，那个怎会有黏黏的

乳汁呢？”此时，河莲身子才一阵痉挛，收敛了泪猛地站起，河莲样子十分悲愤。秋娘也随之站起。河莲捶胸跺足辱骂那紫哥，她说是紫哥害了她，紫哥不是人。呵呵！不！那紫哥也是个好人……河莲接着又这样说。

原来晶晶也是紫哥的，秋娘终于明白了。

那是那一年的那一天，紫哥用一敞口船放柴去龙河外卖，船至鬼头滩，虽然已是雀鸟归巢的暮昏，可鬼头滩的浪波上一片哇嘎哇嘎的鸦翅遮天，阴风凄凄。为了寻个究竟。紫哥将船弯至一块黑石边，便发现一条乌篷船的残骸飘浮在滩面，那七零八落的木耳菇子随滩中的紫漩窝浮沉。杂物间有一面无血色的女人仰在水面，衣裤早以撕成碎片。一群尖嘴水鸦正向她乳白的胸面扑来。唉！这惨景分明是那女子运山珍去远方行船至此而撞礁造成的。哦吼哦吼——紫哥奋力用竹篙挑起水花又拍打水波，唬吓那些水鸦，将船挨近那女人，将她拖上船板。紫哥燃一起盏大汽灯，大汽灯照红了那女子秀丽的面庞。那女子死死闭着眼，唇也死闭着。紫哥俯身听听那女子的胸音，似乎还有点声息，于是他用唇吻着她的唇做了人工呼吸，接着他用腿压压她隆起的白肚子，不一会儿，一股黄水从那女子口里喷出。只一袋草烟工夫，那女子脸膛渐渐泛出一丝红润来。那夜，鬼头滩风甚是冷惨，紫哥为不使那女子再遭厄运，几把便将她冷湿湿的衣裤扯掉，将她赤裸裸地抱进自己临时用柴棒搭起的窝棚里。那夜，紫哥抱着那女子裹着厚厚的棉絮睡了好觉。那夜，大汽灯也一直亮至天明。当紫哥一大觉醒来，鬼头滩已被朝晖染成一片血红。可是紫哥枕边早以不见了那女子。紫哥穿衣站在船头四下搜视那女子，那女子却早裸身龟缩在南沙岸上一块大石边哭泣哩！紫哥一惊一喜，一个腾空跃上岸去将那女子揽

住。啪！紫哥遭那女子一个冷掌，可紫哥那管这些，一使劲硬将那女子抱至船上。

那女子便是河莲。

打那以后，河莲便温顺地随着紫哥的船飘过鬼头滩，尔后，又返回鬼头滩。凡船行至鬼头滩，河莲便陪紫哥在滩上睡上几夜，似乎这就是她对紫哥的唯一报答。

不久，河莲受孕了，肚腹大大的。

尽管河莲那个样子，那紫哥也真够狠的，说死说活也要河莲随他漂泊在河滩上，他说河莲是他从河中捡来的，一切都得听凭他的使唤。河莲开始听信他的，白天为他洗衣煮饭，夜间替他当垫枕。渐渐随风雨的周折，她支撑不住了。一天，她趁紫哥酩酊酣睡之际，悄悄溜出了船舱。她将紫哥那船锚从河中拉起，又松开了那条船缆，船便离岸顺波逐流地远去。三天后，紫哥从龙河外回来，他找到河莲，哪晓河莲肚腹瘪瘪的了。说来也怪，紫哥并没动武摸她半根汗毛，却冷冷地说河莲是野的，野的固然不是他的。河莲却也硬嘴说紫哥是野的，紫哥是一只野叼狼……就那样两人咻咻地分手了。唉！真干脆，一切的一切没有任何人知晓。

分手就分手，无半点遗憾。只是那磨菇岭森森的棘藜中的孩子，似乎也是野的。河莲终日偷偷地在那儿守着孩子，无半点泪。可她很后悔，后悔不该跟紫哥那样简单分手。但转念一想，她才二十几岁，紫哥早已是胡子拉碴的人了，若与他长期野下去那也不是人做的。于是，她也想弄个洁身（只要紫哥不露出那野事），自然她还是黄花女。于是，她狠心扯下那孩子嘴里的奶头，自己单独一人走出了棘藜林。她要去祈求紫哥，祈求紫哥给那条船，她决意避开这里的山这里的人去龙河外谋生。

几天后，她终于从紫哥那里赖得那条船，她将船扯上了大篷。然而，她哪有心去

龙河外呢，她惦记那孩子，那孩子真可怜，那孩子恐怕早死了。她又一次窜进那棘藜林，可那孩子早已不翼而飞，她伤透了心。她三天两日往磨菇岭窜，她死活要找到那孩子。

后来，孩子终于找到了。那是秋娘的，叫晶晶，真好听。河莲有泪了，那泪再不是悄悄流的，那是喜泪。

七

“秋娘，快来听快来听呀。”这是晶晶的声音。

猛然地，秋娘和河莲同时从痛楚中醒来，时才发觉晶晶早爬上了大篷船。晶晶怀里抱着一个大黑匣子，那里面传出阵阵动听的咪咪啦啦的歌音，晶晶被迷住了。

亮亮的梦哟，

甜甜的梦哟，

醒在草草刺刺的花篮中哟。

突然，晶晶不知碰着大黑匣哪个钮钮，啪的一声那歌音全没了。晶晶突地哭了。唉！河莲慌神地跑去。秋娘也慌神地跑去。可秋娘刚跑至船边，那条玩耍的小狗老远从一棵柳下汪汪跑来，秋娘即刻楞住了。小狗抓扒着秋娘，秋娘疼爱地抱住小狗，秋娘嗷嗷地唤，小狗呜呜地叫。又突地，那黑匣子又脆脆地叫得人心悦悦的：

月船摇哟，

星姐送哟，

太阳妈妈迎进宫罗！

大篷船上，河莲抱着晶晶福福地亲着。秋娘抱着小狗逗着登上船板。秋娘要免弃自己一生的寡寂，决意随河莲远去，所以样子也怪甜的。

跳一阵风哟，

笑一阵风哟，

化着花下的绿

化着叶上的红罗！

大篷船在河莲的长篙下离开岸，丝丝往河湾外滑去。晶晶站在船头一遍又一遍拨弄那黑匣旋钮，歌音也一阵一阵飘飞在山水间。

大篷船愈滑愈快。

河水淼淼绿绿长长，河莲轻快地摇弄着双桨。几只水鸭子从近水面腾起，又扑扑地扎进不远的水里。河莲笑，晶晶笑，秋娘亦笑。只是那只小狗在秋娘怀里显得烦躁不安，它时而蹦挣，时而尖声汪汪，时而又用虎牙扎秋娘的手腕。唉！怎么的，怎么这样呢？秋娘恼怒地脱甩小狗，小狗转身咬住秋娘的袖口将她拉至船沿边，企图将她再往船下拉，秋娘悻悻地拍打小狗的脊骨，小狗一松口，调头咚地扎进河里，眨眼间它又从河里

露出那毛漉漉的头来，向着急急远去的船汪汪几声，然后，拚死往船来的水路游去。这时，秋娘方才明白小狗的用意，可是叫河莲抛锚停船已来不及了。唉！这野畜性怎会这样呢？秋娘又掉泪了，她站在船头声嘶力竭地唤那小狗，可那小狗仍一个劲往回游去。

河莲亦傻眼了。她抛下竹篙，慌忙一把将秋娘抱住，生怕秋娘不幸栽下船去。

小狗的影儿仍在往那水路拚命游。

似乎眼前啥事也未发生，晶晶发出阵阵脆脆的笑，大黑匣子依然动听的不厌其烦地叫。

唉！这就是童话么！

一九八九年三月中旬于古思州

风 雨 寄 情

吴 亚 群

窗外，细雨绵绵。

朦朦胧胧的雨雾中飘来飘去的是五颜六色的花伞。

雅芸坐在门口靠窗的一张桌前，慢慢品着手里的茶水。早春的天气仍然充满了寒意，茶室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。

她喜欢这样的气氛：宁静而不显得寂寞。

茶室夜晚十一点关门，她要等到那个时候回去。不然，回去早了，与唐欣相顾无言却又只有斗室一间，平添许多尴尬和烦恼。

她怅然地摇摇头，心里想道：无论如何都得离婚了。

快到十一点了，茶室的人都在开始打扫卫生，准备关门了。

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了，高高大大的丈夫立时走到了她的面前。

丈夫依然显得年轻而又英俊，根本不象是三十五岁的人；而她，自从生了孩子之后，早已失落了往昔的风彩。想到孩子，她的心缩紧了，又在流血……

她默默地看了唐欣一眼，等待着他的嘲笑和调侃。

出乎她的意料，丈夫并没有象她想的那样，只是弯下腰来，拉拉她：“回家吧。”

她不知道，她在雨夜里孤寂地坐在这里使他动了恻隐之心。毕竟，他与她曾经有过

一段难忘的生死热恋啊！

沉默片刻，见人们开始注意他们了，唐欣又拉拉她，她站起身来，随丈夫走出店门。一路无言，温柔的雨夜勾起了唐欣的思绪，黑暗处，他用手挽住了她的手臂，她甩了甩，没有挣脱。唐欣笑了笑，吻了她一下。

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亲昵的举动，却显得那么遥远而又陌生。雅芸感到，她心里的怨恨、恼怒似乎一下子便化解了。

她与丈夫是表兄妹。

也许是命运，她与表兄虽然相隔千里，却考进了同一所大学的中文系。

初次拥吻也是这样的雨天，这样的时节，那时他们还在大学二年级，那时雅芸美丽、活泼、浪漫、大方；唐欣英俊、洒脱、魅力灼人。他们都正处于青春年华，热情似火的美丽时光。

记得那是一个飘着毛毛细雨的早春夜晚，夜空略有些雨雾，她一边兴高采烈地哼着“幸福不是毛毛雨”的小调，一边跳跃着朝寝室奔去，冷不防在楼梯边被她这个平素交往不多，甚至还比一般同学显得生疏些的表兄唐欣拦住了。

“干什么啊？吓我一跳。”她一边嘟囔着，一边调皮地睁大眼睛问道。

雅芸不喜欢这个表哥，他看到她时总是一脸的严肃，好象她有传染病似的，他很少与她搭讪，更不与她亲密相处，雅芸见他既是这副神态，也就打消了开初想与他交往的念头，平时更不愿主动去找他。这会儿见他拦住自己，猜想一定有什么家事。

“对不起”唐欣的脸“突”的一下红了，他的腼腆的神情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尤为英气可人，这使雅芸既觉得有趣，又不免有些心动。但一想到表哥平时对自己的态

度，便苦笑着耸耸肩，在心里暗笑自己的多情。

“出去走走吧，小芸”。唐欣神情热切，神态、语气带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。

他的神情和要求使雅芸感受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激动和恐慌，无形的鼓声在她心中响起。一时，她竟然呆住了。

“好吗？小芸”唐欣的声音里含着热望，含着恳求，也含着不安。

平时，表哥在班里颇受女孩子们欢迎，表哥与她们也都相处得很好，唯独与她显得十分别扭。但表哥对她还是挺关心的，上次她因生病拉下了一段功课，是表哥为她补齐了各科笔记，还替她补习了一段时间，使她成绩又跃居班里前三名，而表哥则是系里的高材生。当看到一些女孩偷偷替表哥洗衣服，打饭菜，约表哥出去看电影时，她心里竟有些莫名的醋意和隐痛，好在她是个洒脱的女孩，她有不少朋友，所以也就甩甩头，把一切忧伤都丢弃了。

此时，表哥……

她抬起头来，无主地迎着表哥茫然地摇了摇头。

“不要拒绝我，小芸，求你了。”唐欣的心突然掉进了一个无形的黑洞，他不能接受被拒绝的现实。他爱她，她远远不知道他在心里是怎样疯狂地爱着她，她的开朗，她的大方，她的充满了青春活力的神彩，她的善良。她的音容笑貌已经折磨他两年了，他不愿意再这样欺骗自己，他需要拥有她。

一个平素很骄傲的男人突然间变得温顺而深情，这不但没有减轻他的魅力，反而更加增添了他的诱惑力和征服力。

雅芸默默地跟着唐欣朝校园僻静处走去。

“冷吗？当来到一条幽静的小道上时，唐欣放慢了脚步，与雅芸并肩走着并不时侧